

自由、女性與大眾的身體

——「現代舞之母」鄧肯與二十世紀中國

● 杜春媚

摘要：在二十世紀的全球革命浪潮中，被譽為「現代舞之母」的鄧肯(Isadora Duncan)成為了一種世界性的身體象徵：她是挑戰古典芭蕾的先鋒，是捍衛民族獨立的自由女神，也是引領無產階級革命的英雄母親。鄧肯自傳在中國出版後，她迅速成為1930、40年代知識界反覆爭論與詮釋的文化符號。在鄧肯身上，自由派發現了一個自由表達與女性平等的身體；而左翼看到的卻是一個資產階級復古和情欲的身體。同時，經由歐美和蘇聯兩條路徑進入中國的鄧肯舞蹈，與中國現代舞的誕生、無產階級新藝術的創造和大眾體育教育的發展，也發生了隱秘而又複雜的關聯。作為多元文化象徵的鄧肯在中國的旅行路徑，見證了二十世紀中國人在身體解放與規訓、個人表達與國家主義、藝術與政治之間的緊張與矛盾。

關鍵詞：鄧肯(Isadora Duncan) 現代中國 自由 女性 身體

「鄧肯·以沙多拉Isadora Duncan不但是十九世紀第一跳舞藝術家，並且是人格偉大而很有文學天才的奇女子。」^①1932年，林語堂在《論語》半月刊第三期中撰文寫道。二十世紀初的西方舞台上，鄧肯(Isadora Duncan, 1877-1927)^②摒棄芭蕾束縛的緊身衣、足尖鞋，薄紗遮身，裸腿赤足，開創了「自然之舞」的新形式。因其對於古典芭蕾的反叛，她至今仍被譽為「現代舞之母」。在二十世紀的世界革命浪潮中，鄧肯成為了一種多元的身體符號：她是挑戰傳統的現代主義繆斯，是捍衛民族獨立的自由女神，也是引領無產階級革命的英雄母親^③。在現代中國，鄧肯舞蹈於1930年代經由西歐和蘇聯兩條主要路徑進入，與中國現代舞的誕生、無產階級新藝術的創造和大眾體育教育的發展，都發生了隱秘而又複雜的關聯。

* 本文在修改過程中，得到張雷、毛升和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，在此謹致謝忱。同時，感謝嶺南大學Research Seed Fund (102351)和Teaching Development Grant (102491)對本研究的支持。

鄧肯自傳的首個中文版於1934年發行，隨後多個中譯本陸續出版，各類期刊也紛紛對其進行廣泛介紹^④。民國知識界對於鄧肯的興趣，已經遠超其身為舞蹈家的方面。作為一種更大範圍內的文化象徵，鄧肯成為1930、40年代自由派、左翼和女性主義者反覆爭論與詮釋的對象。自1980年代以來，中國大陸和台灣業已出版了十幾個鄧肯自傳的新版本，繼續見證着她在中文讀者中的魅力^⑤。然而，受到傳統史學研究對象和方法的局限，鄧肯並未能夠登堂入室，進入中國思想史、文化史的關注範圍。而在中國舞蹈史的領域，鄧肯通常也只是作為早期西方影響的一個註腳出現^⑥。同時，鄧肯研究的英文著作，也多着力於她在西方現代舞蹈史中的位置，或者局限於個人傳記，並沒有對鄧肯與現代中國的關係進行深入探討^⑦。

鄧肯在中國的形象史，凸顯了代表現代性的女性身體在中國革命語境下是如何被體驗、表現與再創造的問題。鄧肯對於民國知識界的衝擊，既有視覺身體上的，亦有思想觀念上的。她在中國的革命性，並不是基於哲學概念或話語體系上的創造，而是在於形象、行為與情感等方面的表達。因此，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將鄧肯的思想表達和身體表現結合起來，綜合使用文本和視覺、影像資料，將身體作為政治權力、意識形態和話語角逐的對象與場所進行研究。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是，作為世界性文化符號的鄧肯是如何被嫁接到中國革命的語境中，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自由、革命、解放等時代主題，如何在現代中國展開討論並且具身化的過程。藉由鄧肯的個案研究，本文希望能夠在中國文化史、舞蹈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交匯處提供一個新視角。

一 跨越時空：鄧肯的舞蹈生涯

鄧肯1877年出生於美國三藩市，於世紀之交到達歐洲開拓自己的舞蹈生涯。在古典芭蕾仍然佔據了西方舞台的時候，鄧肯公開批評它機械的動作、浮華的形式和空洞的內容導致其毫無美感、全無價值。在古希臘繪畫、雕塑與建築的啟發下，鄧肯將自己「自然之舞」的理念付諸實踐，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舞蹈語言，也因而躋身世界聞名的舞蹈家之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古希臘藝術不僅給鄧肯舞蹈提供了靈感素材，更是她將自己的新舞蹈合法化的有力話語工具。在十九世紀舞蹈作為娛樂文化的背景下，鄧肯的對手既有反自然的芭蕾中「超人的身體」，又有商業演出中「肉欲的身體」。鄧肯有意識地將自然之舞與西方文明源頭的希臘聯繫起來，賦予它神聖的光輝，從而令其登堂入室，成為在音樂廳、歌劇院、私人沙龍中演出並受到精英接受的高雅藝術，實現了舞蹈從娛樂到藝術的蛻變。在倫敦、巴黎、柏林、維也納、布達佩斯、雅典和紐約，鄧肯的巡演受到觀眾狂熱的崇拜，她也因此成為西方主流媒體追蹤的對象^⑧。

除了古希臘藝術的啟發，鄧肯在尼采(Friedrich W. Nietzsche)的哲學、瓦格納(Richard Wagner)的音樂和惠特曼(Walt Whitman)的詩歌中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基礎。她將舞者的角色從他人欲望投射的客體變為個人表達的主體，從而成為現代主義潮流的代表之一。同時，鄧肯對於現代舞的開拓與女